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

第十三回 賞桂花芳氣峭透襲 宣酒令醜態忽盡現

話說眾人迎接老太太至綠波堂前，大家跪請了早安。老太太歡喜，引著眾人踱過石橋來。因白老寡跟著，欲叫他到各處看看，在綠波堂階上設椅坐了。德清忙向前扶著老太太笑道：「老太太真興頭，這早晚就進來了，我們道是還不曾吃早飯來著。」老太太道：「這是甚麼時候了，天已向午了，還說早呢，你們的筵席擺在那裡了？」熙清笑道：「設在拱碧亭上了，那邊山坡上的桂花開的極好，況且池水清澈，坐在水邊亭上最是敞亮，看著水，眼也清明。」白老寡在旁道：「最好，我初次入這園裡來，今日須得逛個夠呢。」一言未了，只見金夫人也陪著顧氏太太來了。老太太欠身讓坐，丫頭們忙將坐褥鋪在石欄上。顧氏坐了，一面與老太太談笑，一面觀看時，原來這三間房，沒有榻扇，當地設一張花梨木方桌，上面堆了幾疊古名人字帖和幾方寶硯，擺了各色筆筒、筆海，筒內大小、粗細各色筆多如林立。北面一張條桌上放一汝窯玉瓶，內插一枝菊花，真如仙客披鶴氅，淑女飾雅妝。東壁牆上懸一幅米元章畫的《雲雨大橫圖》，兩邊對聯寫道：

綠水滌襟增新波，雲霞繚繞採花人。

下面桌上置一大古鼎，南面紫檀架上的大盤內盛著幾十個黃澄澄的大佛手，北面放著一塊高聳的墨臉洞天石。白老寡不分好歹，拿起一個佛手便吃，妙鸞忙笑著攔住道：「那是吃不得的東西，你拿著玩吧。」白老寡裝個鬼臉道：「你們這裡的屋宇庭院，美如圖畫，這般一個好果子，象畫的似的，也是白放著看的麼？既是不能吃的一個東西，放在這裡作甚麼，竟不如放上幾個紅紅的蘿蔔好。」一語未了，滿屋人哄堂大笑起來。

老太太看著正間後園道：「這林子也太密了，回你們老爺叫人來問一間，也好通風。」正說著，忽然一陣風過處，傳來嘈嘈音樂之聲，老太太道：「咱們府上念甚麼經呢，這裡聽起來倒很近。」德清、爐梅等笑著回道：「不是誦經，是我們幾個丫頭練習著自學的樂器，準備迎接老太太呢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這倒有趣。」白老寡道：「我當是誰家娶媳婦來著。」說得眾人齊大笑起來。

老太太稍坐片刻，即便起身，也不坐藤椅，攜著顧氏手步行，眾人隨後，逶迤往來山軒而來。只見眼前紅綠叢雜，花枝顛顛，長柳依依，景色異常。正是：

黃花滿地，疏柳探崖，小橋直通若耶河，曲徑跡出天台路。岩間清流滴滴兮，籬園似罟；枝頭紅葉飄飄兮，疏林如畫；西風微動兮，鳴聲在耳，和日當午兮，蟋蟀長吟，瑣納簫管滿幾兮，別樣精奇；綾羅錦緞穿林兮，分外妖嬈！

眾人說說笑笑來到山軒下，原來那軒建於園中高阜，四壁青山，盡在簷下，看得極遠。門額上懸一匾，上書「來山軒」三字，兩側對聯是：

交友如畫圖彩尚紅朱，觀文同觀山安用坦途。

白老寡先笑道：「到此更似登了天堂了，你們瞧那邊許多層樓疊閣，廳堂衙門，都在腳底下一樣。」顧氏道：「凡景物都隨著人的喜好而感於心，我看了那邊遠處青山煙林，倒動了野游之興。」

當下老太太站著瀏覽片刻，因風涼，也沒坐，便又扶著丫頭們往拱碧亭而來。但聞四弦、箏、洞簫、琴、胡琴、弦子、嗩吶、琵琶、雲鑼、鐃鑼、鼓板之聲悠揚，越水拂耳，煞是好聽。一時，眾人都到亭上來，只見欄杆外放著兩張條桌，上面放著茶杯、磁盞、各色托盤等物，那邊有幾個丫頭搗火烹茶，這邊又有幾個丫頭在風爐內燃火暖酒。老太太笑道：「這茶想必是最好的了，地方、器皿倒也都乾乾淨淨的。」爐梅笑道：「這是依照我們琴姐姐的意思擺設的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就是了，我說這孩子平素就是細心，凡做的事都管叫你合心適意。」白老寡在旁接過來，只誇得個花雨繽紛。琴默聽了不好意思起來，紅了臉躲到一旁去了。

且說德清安席，上席坐了老太太、顧氏、琴默、爐梅四人。左手一席上坐了金夫人、德清、宮喜、熙清、璞玉五人。右手一席地桌上讓白老寡、張媽媽、王姥姥三人坐了。丫環們安了杯箸，上果菜畢，老太太見那桂花，隔水泛彩，香流幾上，又逢天朗氣清，不覺心中大悅，向金夫人道：「我們今日替顧氏親家洗塵，席間不可冷冷清清的，也該行個酒令，豈不熱鬧？」金夫人見老太太高興，忙起身笑道：「老太太說的極是，我們姑娘們都本不大會吃酒，已自不熱鬧，若行起令來能不喝嗎？」老太太道：「不必給孩子們斟燒酒，斟上黃酒也罷了，只給我們三個和下面的三個婆子斟上燒酒來。」顧氏太太忙笑道：「老太太自然甚麼令也都能的了，只是我們會甚麼，這是要變著法兒灌醉我們呢，我們都多吃幾杯就是了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親家太太這事倒不必過謙，多是嫌著我老了，若說我變甚麼法兒，另尋個人行令就是了。」顧氏笑道：「倒不是推辭，倘或和不上，豈不丟臉。」金夫人忙道：「若真個和不上，也不過多吃幾杯罷了，吃醉了睡覺去就是，這裡又沒外人，還有誰來恥笑咱們？」顧氏點頭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老太太先飲一杯才是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使得。」遂吃了自己的一杯酒，叫璞玉行個新奇的令。

璞玉正自心中發悶，一聞此言，正合其意，遂挪到前面坐下道：「老太太今命我行令，酒令重於軍令，不分大小尊卑，有違吾吉者罰。」說畢，將身後檳榔荷包解下，自內取出四個骨骰子來。眾人看時，骰子六面上卻不是紅綠點子，各面都鑄著兩個字，一個骰子上共十二個字，頭一個骰子上鑄「公子」、「老僧」、「少婦」、「凶徒」、「歌女」、「乞人」等十二字。第二個骰子上鑄「草甸」、「經堂」、「深閨」、「集市」、「花街」、「荒塚」十二字。第三個骰子上是「賽馬」、「坐禪」、「刺繡」、「練拳」、「賣俏」、「昏睡」十二字。璞玉道：「這是京城裡新出的玩藝兒，擲出骰子可成六句話，即：

公子草甸賽馬，老僧經堂坐禪，
少婦深閨刺繡，凶徒集市練拳，
歌女花街賣俏，乞人荒塚昏睡。

若能擲出這些字來，普席每人各飲一杯相賀，若擲出別的參差混話，則看其人其地與事之輕重定其罰酒之多少。」

白老寡不待說完，便忙起身搖手道：「罷，罷，我不但不能和這令，連話也聽不明白了，白耽擱了我領酒吃，可別把我……」剛說到這裡，身後有一人將白老寡的嘴捂住了。原來熙清年幼，正是淘氣的時候，又聽璞玉說的新奇，正聽得人神，見白老寡搗鬼，所以忙去捂了他的嘴。眾人見白老寡說著話突然停了，回頭見捂了他的嘴，大家都笑起來。

爐梅忍不住笑向璞玉問道：「你拿出四個骰子來，如何只說了三個，那一個是做甚麼的？」璞玉笑道：「這第四個是令牌，每面上也有兩個字，鑄著『賽枚』、『尋句』、『飛觥』、『說謎』、『笑話』、『勿動』十二字。將四個骰子齊擲了，若是言與事都不合，定了當罰數後，再看令牌上是甚麼字，倘若是『賽枚』，將罰酒與席上一人豁拳，輸家吃酒。倘或是『尋句』，將罰酒置門前，和席上的東西，說一句詩或文，或說句成語，如說得好免罰，可稍免則減半，如不和加倍罰。『飛觥』是將罰酒隨意飛與席上一人代飲。『說謎』是放著門酒，說一謎，叫席上一人猜，猜不著代飲，如猜著了或說不上謎來則加倍罰。『笑話』是放著門酒，說一個笑話，普席皆笑免罰，如有一人不笑則加倍罰。『勿動』是慢慢啜著酒，隨意指席上一人道：『勿動！』那人便得靜坐，凡耳目口鼻手足如泥塑木雕的不可稍動分毫，吃完酒方可動，如笑或動則代飲。出這六般法兒，因恐受罰者過飲醉酒，使之變化減輕，增趣取樂的意思。」

老太太及眾人聽畢，都道「好」。惟白老寡搖頭道：「我的心肝哥兒，這令兒也太嘮叨了，我又不識字，因此越發心裡著慌，不算我也罷了。」張媽媽、王姥姥二人從旁齊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吃酒也出這麼多緣故，我們慢說和，就是聽著也糊塗了，記也記不得，不算我們三個這一桌兒也罷了。」因老太太要叫他們吃酒，姑娘們也想看個熱鬧，如何肯依他們。

當下音樂已止，丫頭們都已來了。德清即喚丁香、瑞虹、畫眉三人道：「你們三人，看顧這三位媽媽一些，可別教錯了。」

說畢，向婆子們笑道：「不打緊的，你們只管放心，這裡沒有人訛你們，這丫頭們替你們看著就是了。」丁香等亦笑道：「奶奶們只管放心吃酒，有我們呢，不教錯了就是了。」白老寡這才不嘮叨了。

璞玉叫福壽取個大碗來，放在席桌當中，將骰子放入碗內，又將坐中每人的一隻箸各拋在桌上，看箸之長短，定了擲骰子次序，當下，錦屏、玉清等換上熱酒來。

頭一個便是宮喜的，宮喜慢慢抓起骰子來笑道：「不知我擲出個甚麼東西來呢。」說著往下一擲，眾人看時：凶徒經堂賽馬。

眾人齊大笑起來，爐梅笑道：「凶徒不是賽馬的人，經堂也不是賽馬的去處，該罰三巨觥。」再看令牌，是「賽枚」，宮喜望了一下眾人，正尋思和誰賽時，只見老太太笑著向白老寡努嘴兒，宮喜會意，遂道：「我們如果大聲豁拳，在太太們跟前又似非禮，況且外頭的媳婦們看著也不雅，所以悄悄出指頭，大數贏小數便了。因坐了對面，就和白媽媽賽吧。」白老寡笑道：「如今我老了，歪手鈍指的，姑娘們讓著些吧。」二人齊出了指頭，眾人見白老寡出的是小指，宮喜出的是無名指，眾人大笑道：「白媽媽輸了。」遂叫丫頭們將宮喜輸的三大杯酒端過去了。白老寡笑道：「我打量是姑娘出拇指，所以出了小指，不料倒輸了。」張媽媽低聲責怪白老寡道：「喂！你如何伸出小指來了？如今吃酒忌諱這個，所以代這個拳著五指出咧。」白老寡聽了不依，歪著頭直著脖子嚷道：「這有甚麼，我們是老年人，依著老規矩行事罷了。」說著又挺出小指道：「如今自京城到這裡過體面日子的人，多般都是這個，所以惟恐亮出自己的底子，才忌諱這個。我們裡頭又沒這樣的人，忌他作甚麼，莫非你這個婆子年青時也是這個了麼？」

話猶未了，璞玉先撫掌擊膝笑得已是直不起腰來了。顧氏太太口中酒噴了爐梅一身，金夫人掩著嘴指著白老寡，笑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下面的媳婦們都走了出來，前仰後合捧腹大笑。王姥姥推了一把白老寡道：「你怎麼了，這裡說這般粗鄙混話可是使得的？」白老寡越發不依起來，仍挺直了小指道：「你又忌諱他怎的，莫非你小時候也是作了這個不成？」說得王姥姥閉了眼只顧合掌念佛。丁香忍住笑，催他吃那三杯酒，白老寡推給左右兩個人，兩個婆子又鬧了起來。老太太忍不住笑，擦了擦眼睛道：「你們且住，聽我分說。白婆子原是語出無心，張婆子從旁挑剔著，引得他說出了這麼許多話來，也是不該。王婆子念的佛也不合事體，所以這三杯灑，你們三個人，每人應喝一杯。」三人不敢有違，都吃了。

第二該德清的。德清拿起骰子笑道：「出好的。」說著擲下，眾人看時：少婦集市昏睡。

眾人看了道：「這也是個沒臉的少婦，如何到集市上昏睡起來，該罰四巨觥。」看令牌是「尋句」，又道：「多虧是這個，倒好處，你快尋句吧，若說的不對景是加倍罰了。」丫頭們斟上酒來，德清舉箸指著席上瓜果道：「瓜田不納履，李下不正冠。」爐梅道：「這是極老的成語，人人皆知，蓋言君子防之於未然者也，這個不算，你還是吃你的酒吧。」德清笑道：「這其實該罰你，原說的就有舊詩句，你如今又如何嫌舊了？況且你又不是令官，隨意定酒數，又來挑三窩四的，是甚麼意思呢？」琴默笑道：「我說句公正話，德姐姐說的也不甚動人，爐妹妹挑的也似無理，這四杯酒你們二人分吃了吧。」眾人都道：「有理。」二人只得吃了。

第三是該琴默的。琴默抓起骰子笑道：「我若擲出難看的，你們可別笑。」說畢擲下，卻是：老僧荒塚刺繡。

琴默看了笑道：「你們瞧，我這也沒甚麼可罰的。荒塚雖是無人僻境，別人不可去罷了，有一、二化緣行腳僧，行路困乏了，豈不可以歇息歇息？既已在那裡坐下了，縫縫他那懸鶉納頭，亦無不可。」璞玉笑道：「姐姐且不必諸般巧飾，刺繡並非補綻，除了乞丐在荒塚上也不相當，別的都罰的，若是老僧使得，那公子、凶徒等也無不可的了。」琴默笑道：「依你說該罰幾杯？」璞玉道：「多也不必，兩杯罷了。」琴默點頭應允，看令牌時，又是「尋句」，熙清笑道：「我先說，這一回再不可用俗淺現成的了，必得說個文采風流的方可。」琴默道：「好說，這倒難不倒我。」遂使箸超起個木樨花道：「花影映階朵朵蔭。」完了令。

第四乃是金夫人的。眾人都暗笑，要看福晉的笑話。當下金夫人早已擲出，自己先喜道：「你們來看，好不容易擲出真話來了，快取酒來，我自老太太起給每人敬一杯。」眾人看時，正是：少婦深閨刺繡。

大家齊聲喝采道：「真是再好不過的了，我們大家必領這一杯。」遂依次吃了酒。

第五個該爐梅的。爐梅挽袖攘拳笑道：「這會子輪到我了，骰子你須出個有意思的話，不然我要拿斧子砸了你。」說著狠命一擲，先自笑得不能動了。眾人看時：凶徒深閨練拳。

眾人遂哄堂大笑起來。爐梅道：「我這手，真該打，如何擲出這般混帳事來了。」忙看了令牌，又笑道：「天賜之便，幸有此救。」

眾人看時，還是「尋句」。璞玉道：「姐姐你且別把這看得太容易，罰酒三杯，若誦句不合，加倍相敬。」爐梅聽了不受用起來，睨了一眼，點頭道：「人家的罰兩杯，偏我的就多一杯。」一時又尋不出好句，惟恐受罰，也無暇慮及其他，忙從碗裡夾起一塊鳳仙花根來，道：「也顧不得金蓮蹴損牡丹芽。」說畢，完了令。別人都不在意，琴默忙看爐梅，盯了半晌。

第六該是老太太的。捧過骰子碗來，老太太笑道：「我老了，心也鈍了，叫別人替我擲吧。」遂叫妙鸞過來和令，妙鸞笑著抓起骰子來一擲，真個也擲出個真話兒來了。眾人看時：老僧經堂坐禪。

眾人共賀老太太一杯，各人吃了一杯。

接著第七該顧氏的。顧氏笑道：「看是甚麼。」說著一擲：少婦經堂賣俏。

顧氏大笑道：「這婦人也忒下作了，經堂是甚麼地方，卻在僧眾前賣起俏來。」璞玉忙看了令牌，笑道：「舅母，不打緊，說了謎，沒人猜著就過去了。」說著斟上三杯酒來。顧氏笑向白老寡道：「我說個謎你猜，『一條美人連細骨，七竅玲瓏君子心』，這是甚麼？」白老寡笑道：「舅太太倒會找愚人呢，放著許多聰明穎悟的姐兒們，倒問起我這老糊塗來了，我能知道甚麼？」宮喜又問張媽媽、王姥姥，二人都笑道：「猜不著。」遂給三人各吃了一大杯熱酒。回頭看右席上的熙清時，德清笑著起來道：「這個我猜著了，可是說『蓮蓬』的不是？」顧氏笑道：「罷了，打量我這謎也難不得人，我也說不出別的，我領罰就是了。」說畢，慢慢吃著酒。

第八個該熙清的。熙清笑道：「這會子輪到我了？不知又擲出甚麼來呢？」說著便擲：乞人花街賽馬。

眾人笑著看令牌，是「勿動」，熙清看了大喜道：「我這差的太遠，斟上八杯罰酒來。」鸚哥應聲「是」，忙去取盤子托八杯酒來了。熙清都擺在門前，整了整兩袖，端起一杯酒來，慢慢送到嘴邊，兩眼望眾人時，大家不知叫誰「勿動」，各自都突突的心跳，惟白老寡全不理會，正舉象牙箸夾起一塊肉丸子來，方張開口要吃，熙清指邊道：「白媽媽勿動！」

白老寡雖是村野老婆兒，卻因常在大家門口走動，見聞多，素昔又知道這等戲耍玩藝兒，便張著嘴，瞪著眼，夾起來的肉丸子離嘴不遠，突然停住，分毫不動了，引得上席下席及服侍的媳婦、丫頭們，全都大笑起來。欲知後事，下回分解。

詩曰：

春風香沁百花釀，彩蝶飛趁髮飾旁，